

霜降已过，冬至未到，秋霜叶落。

最萧瑟的季节里，柿子却傲然挂在枝头，红润而丰盛。

在宁波，她有一个诗意的名字，叫“吊红”。

这个时节，去余姚柿林村，鄞州李家坑村吧。吊红点缀苍翠的枝桠，红枫浸染薄雾般的山林。

宁波的秋天，是红色的。

陈也喆 / 文 章丽珍 / 绘

## 秋霜吊起串串红

### 【食与色】

70年前，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栋公寓里，张爱玲第一次见到比她大14岁的胡兰成。两人一见如故，一聊就是5个小时。

在胡兰成的眼中，张爱玲有女学生的不成熟与可爱。她喜欢吃软嫩香甜的东西，也喜欢油腻熟烂之物。

柿子是张爱玲当年最爱的零食，因为它兼具软嫩与熟烂，模样又精巧红润。小时候，她对柿子就有异乎寻常的感情。

有一次，佣人买了个生柿子，放在抽屉里去涩。张爱玲很好奇，隔几天，便打开抽屉看看。

年幼的她，并不知道柿子怎样才算熟透。直到有一天，抽屉里的柿子烂成一泡浑水，她才明白，柿子坏了。

那枚坏柿子，成了她心里永远的痛。她渐渐明白，经年累月，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坏。

成名之后，她的稿费，既用来买口红，也用来买柿子那样的小零食。

她说当年把自己调养得像红嘴绿鹦哥，其实那是少女时代春心萌动的小心思。

细想起来，这口红是女为悦己者容，而柿子便是她对自己口腹的犒赏。

那个时候，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，他懂她的文字，她的高贵优雅，还懂她不俗中的世俗——她是个十足的吃货。

当一个男人能细数女人爱吃的东西，还点了她的额头，假怒地说一句“你个吃货”，这里面多有娇宠的爱意。

食与色，是怎么也分不开的。

她因着他这份“懂”，为他变得很低很低，“从尘埃里开出花来”，却依然没有挽留住一个男人的博爱与多情。

就像柿子会瓜熟蒂落，也会腐烂酸败。他们的爱情，最终没有走到“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”

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因为爱过，所以无怨无悔。

### 【秋色红】

七月小枣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红了皮。

宁波民俗专家沈志远先生说，柿子在宁波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名为“吊红”，一个名为“蒂红”。

老宁波元宵猜枚子，枚壳是“红红提桶绿绿盖，千人走过万人爱”，说的就是吊红。

吊红成熟时，是宁波秋色最浓的时节。老话讲，霜降摘柿子，立冬打软枣。霜降不摘柿，硬柿变软柿。

柿子在古代是祭祀贡品。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中提到，汉武帝兴建上林苑，苑内有柿子树，专门供帝王将相赏玩采食。

深秋萧索，点点吊红，映衬着歌姬们的飞舞裙裾，群臣百官漫步其间，实在是一桩赏心乐事。

司马相如盛赞柿子“色胜金衣美，甘逾玉液清”。当卓文君伴其左右，在红袖添香夜谈时，不知他们有没有同吃一枚柿子。

柿子汁多饱满，一口咬下去，像是打翻一瓶蜜罐，丰润黏甜。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，老话说，霜降吃柿子，寒冬不流涕。

只是，柿子有诸多禁忌。家里的老人，总会絮絮叨叨地嘱咐晚辈：柿子不能多吃，也不能空腹吃，更不要跟海鲜和醋一起吃，否则吃了坏肚皮哦。

### 【柿叶临书】

唐代有个文人，名叫段成式，当年的文才与李商隐、温庭筠并称为“三才”。但他的文学成就不在于诗赋，而在于《酉阳杂俎》。

《酉阳杂俎》里说柿子有七绝：一、树多寿；二、叶多荫；三、无鸟巢；四、少虫蠹；五、霜叶可玩；六、嘉实可啖；七、落叶肥大，可以临书。

柿子树有多长寿呢？据说有两三百年，也有千年的柿树。有一首歌谣：“唐王陵上神仙命，千年古槐问老四。”

“老四”就是老柿，意思是槐树寿命长，却长不过柿树。

每年霜降后，柿叶渐次变为红色，谓之“霜叶”。苏东坡的“柿叶满庭红颗秋”，李益的“柿叶翻红霜景秋”，叶茵的“柿叶红如染”，都是对霜秋红柿叶的溢美之词。

柿子的叶子宽平扁大，不过今人很难想象，柿叶上还可以写字。

唐代有个文人，名叫郑虔，喜爱书画。天赋秉然，可惜家境贫寒，买不起纸。

每到晚秋，他寄住在寺里。寺里有一棵大柿树，茂密如盖。秋风一起，柿叶飘落满地。

郑虔便把一片片柿叶捡拾回去，在叶片上勤练书法。

数年如一日，每片柿叶上都有他的字。那些柿叶，染着秋霜，映着阳光，浸染墨迹，堆满了好几个屋子。

后来，郑虔成为唐代著名书法家。这就是“柿叶临书”的由来。

### 【凌霜侯】

柿子可以吃，柿叶可以写字，柿树可以遮蔽烈日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柿树还曾被人跪拜瞻仰。

明代的文武大官

看到柿子树，要恭敬

地称呼一声“侯

爷！”朱元璋脱下

黄袍，披在柿树上，深鞠一躬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要从朱元璋做皇帝之前说起。

那时候，朱元璋还叫朱兴宗，在外讨生活，流离失所。正值深秋，饥寒交迫的他，走到一棵大树下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便头枕树根，呼呼大睡。

醒来一睁眼，阳光照拂在身上，满树红色的柿子，亮得晃了眼。他捡起地上熟透的柿子，尝了一口，只觉得香甜润肺，抚慰饥肠辘辘的胃。

这一棵馨甜的柿树，保住了他的命。

十六年后，当了皇帝的

朱元璋，仍念念不忘

当年的救命“恩

人”——柿

树，将它册

封为“凌

霜侯”。

就像歌谣唱的：皇上亲封凌霜侯，柿叶临书白占留。

台湾作家张晓风对柿子也很虔诚。

她从树上采下柿子，连着枝桠，斜插在客厅的一只绿釉老瓮里。葱绿配大红，愈发显得娇艳欲滴。进进出出，只觉一团喜气，逼眼而来。

她还喜欢面柿而坐，这是对柿子的美丽致敬。然后，吃柿子时，诚心诚意地撕下薄薄的红皮，甜润的汁水溢出，仿佛整座山的美丽都重现在眼前。

那些山，那些水，那些人，那些清甜的汗水与笑声，都凝聚成一枚小小的柿子。

